

加尔多斯文集

MISERICORDIA

李德明译

一颗慈善的心



上海译文出版社

加尔多斯文集

MISERICORDIA

一颗慈善的心

李德明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14291/0805

Benito Pérez Galdós

MISERICORDIA

本书根据 Aguilar, Madrid, 1961 年版译出
Copyright © Herederos de Benito Pérez Galdós

La presente edición ha sido traducida
mediante una ayuda de la Dirección
General del Libro, Archivos y Bibliotecas
del Ministerio de Educación y Cultura de España
本书由西班牙教育文化部图书、档案与图书馆总署资助译出

图字:09-1998-200 号

一颗慈善的心

[西班牙]加尔多斯 著

李德明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 955 弄 14 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市印刷十二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 插页 5 字数 202,000

1998 年 12 月第 1 版 1998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1—4,000 册

ISBN7-5327-1908-1/I·1140

定价:17.10 元

前 言

继塞万提斯之后，贝尼托·佩雷斯·加尔多斯是西班牙十九世纪最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一生中写有一百多部作品，卓越的创作成就和写作水平，使迄今不少文艺评论家把他与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相提并论，使西班牙人民为有这么伟大的文学家而一直感到光荣和骄傲。

一八四三年五月十日，加尔多斯出生于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耳马斯城的一个中产阶级的家庭，父亲是陆军中校，参加过独立战争。也许是因为受了军人家庭的影响，加尔多斯从小生性果断；在绘画方面，他很有天赋。加尔多斯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和念完中学后，于一八六二年进入马德里的中央大学攻读法律专业，可是他对学法律这门专业、当律师不感兴趣，随即他转向新闻工作，并先后为《论战报》、《国民报》和《西班牙杂志》等报刊撰稿。一八六八年后他想当作家，并开始了小说创作。一八七〇年他的第一部小说《金泉》问世，从而正式开始了文学创作的生涯。一八九七年，加尔多斯当选为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一九〇六年与一九一〇年曾先后当选为共和派议员。一九〇五年和一九一二年，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先后两次都由于加尔多斯的作品充满反教权主义和反专制主义的进步倾向的原因反对他作为诺贝尔奖金候选人。加尔多斯晚年双目失明，一九二〇年一月四日，在马德里因病与世长辞。

加尔多斯是一位多产作家，他写了七十八部小说、二十四部剧本以及其他一些作品。从一八七三年到一九一二年，加尔多斯创作了具有强烈个人风格的历史小说《民族演义》，这是分五辑共有四十六部组成的长篇巨著，它的每一辑都是由一部部自成起讫、独立成篇、但在情节上又互相呼应的作品组成的。作品描写了从一八〇五年的特拉法尔加之战到一八九八年复辟年代的重大历史事件。《民族演义》是十九世纪西班牙社会生活的现实写照，也是加尔多斯创作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加尔多斯在写作第二辑《民族演义》历史小说期间，洞察到一八六八年的民主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正严重地受到波旁王朝复辟的威胁，因而暂时中断了《民族演义》第三辑的写作，于一八七六年起，他开始写作一系列的社会小说，从各个方面揭露社会的黑暗、抨击教权主义和专制主义。如《堂娜斐非克塔》(1876)、《葛罗丽娅》(1876—1877)、《莱昂·罗奇一家》(1878)、《玛丽亚内拉》(1878)、《被剥夺了遗产的女人》(1881)、《曼索朋友》(1882)、《森特诺博士》(1883)、《托尔门多》(1884)、《福尔图娜塔和哈辛塔》(1886—1887)、《探求隐情》(1888—1889)、《原来如此》(1889)、《托克马达》(1889—1895)、《安赫尔·格拉》(1890—1891)、《纳萨林》(1895)、《阿尔玛》(1895)、《一颗慈善的心》(1897)、《祖父》(1897)等等，到了一八九八年，加尔多斯开始写《民族演义》的第三辑，后又写了第四、第五辑，第四十六部出版于一九一二年。加尔多斯最后一部小说是《没有理性的理性》发表于一九一五年。

《一颗慈善的心》是现实主义作家加尔多斯的一部重要作品，它发表于作者当选为西班牙皇家语言学院院士的一八九七

年。

作品主要描写了军需官的遗孀堂娜帕卡在生活上穷途末路的时候，女仆贝妮娜慷慨救助女主人一家，甚至以沿街乞讨来帮助堂娜帕卡渡过生活难关。可是这位女主人一旦得到了远房亲戚拉斐尔馈赠的遗产之后，就忘恩负义，伙同儿媳妇以种种借口，将贝妮娜逐出家门。贝妮娜并没有为自己的不幸遭遇对生活失去信心，她依旧怀着一颗慈善的心，与瞎子阿尔穆德纳一起乞讨、一起生活，两人相依为命。相反，堂娜帕卡的儿媳妇最终也没有得到好结果，她后来患了恶性失眠症，成了疯疯癫癫的女人。

《一颗慈善的心》这部作品虽然情节并不复杂，但是加尔多斯所反映的作品内涵是极其深刻的。凡是读了这部作品的人，都不难会有这样的看法：

一、《一颗慈善的心》是一部褒扬慈善的作品。在加尔多斯的笔下，贝妮娜虽然是上了年纪的老妪，可是她品格端庄，干活勤快，她一小时能干两小时、一天能干两天的活。尽管她与女主人因日常生活中的矛盾被解雇三次，可是她很快又回到女主人的家里，因为她从心底里爱女主人及其一对儿女，她把女主人的儿女当作是自己的儿女，甚至在各自成家后，贝妮娜还不时地跑去关心他们，从经济上接济他们。为了维持女主人的生计，贝妮娜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交给堂娜帕卡使用，而且，她每天都要外出乞讨，就连晚上她也借口给姑娘送信去乞讨一会儿。有时，她一天要出去三次，才能讨得几枚硬币。由于怕失面子，贝妮娜在上街乞讨时要乔装打扮成双目失明的夫人模样；在家里为了顾及堂娜帕卡的面子，她把乞讨来的钱骗说是一位好心的神父赐给的。可见贝妮娜对女主人是何等的忠心！她不仅把自

己的爱给了堂娜帕卡全家人，同时还给了女主人的亲戚。一天，当她得悉女主人的亲戚弗拉斯基托病倒后，便毫不犹豫将这位亲戚接到女主人家里，让他安心养病。可是，堂娜帕卡却对女仆说：“我们背上这么一个沉重的负担，你都想得周全了没有？……正如别人说过的那样，你本来生活困难，还需要负担我。你觉得我们现在还能当别人的保护人吗？……”这寥寥几句就将堂娜帕卡的自私自利之心暴露无遗，同时，这也就恰恰反映了贝妮娜乐于助人、助人的崇高美德。

贝妮娜不仅救助女主人一家及其亲戚，她还竭力去帮助他受苦受难的人。作品中的堂阿尔穆德纳是一个瞎了眼的摩洛哥人，贝妮娜在大街上与他一起乞讨，他们相互帮助，尤其是在贝妮娜被女主人一家人赶出来之后，她和瞎子住到了一起，贝妮娜像待孩子一样看待阿尔穆德纳，她每天到圣安德烈斯教堂乞讨，并细心地照料患麻风病的年轻瞎子。加尔多斯就是这样通过自己的笔来充分反映和颂扬本书主人公贝妮娜的各种美德的。

二、《一颗慈善的心》是一部抨击社会丑恶现象的作品。在作品中，我们一方面可以看到贝妮娜处处表现出以慈善为美德的崇高形象，同时也可以看到堂娜帕卡、堂卡洛斯等人的丑恶嘴脸。另外，我们还可以看到堂卡洛斯这个人物的所作所为也是比较典型的。堂卡洛斯原本是堂娜帕卡的亲戚，而且还是个很有钱财的人。正当堂娜帕卡在生活的死亡线上挣扎并急需救助的时候，这个亲戚堂卡洛斯竟然只肯给一本帐簿、一支铅笔和每月两个杜罗的接济。虽然作者对堂卡洛斯花的笔墨并不很多，但也足以暴露其吝啬鬼的面目了。

三、《一颗慈善的心》是一部描写爱情的作品。在这部作品

中，加尔多斯写了三种不同的爱情。三种爱情产生了各自不同的结果。作品中的堂娜帕卡的那对儿女，刚开始时，对其母亲来说简直是灾难。儿子安东尼托混迹于不三不四的人当中，变成了一个流氓，经常不在家过夜，在外酗酒，家里只要有一点钱被他看见，他就一定洗劫一空；家里没有钱时，他就把家中的东西偷出去变卖，但是这个败家子与一个裁缝的女儿谈恋爱结婚后，竟很快改掉恶习变成一个新人，对母亲和女仆贝妮娜也一反常态，变得比以前亲切了，而且他还时常能给他母亲送一点钱，体贴老人。安东尼托的爱情和婚姻使他改恶从善，这是一种好的结局。相反，女儿奥夫杜莉娅不听母亲的劝告，非要嫁给一个父亲是经营殡葬服务社的小伙子卢基塔斯不可，结果婚后，丈夫卢基塔斯不承担家庭义务，也不好好工作，只知道出入咖啡馆和其他低级趣味的地方。奥夫杜莉娅与卢基塔斯的爱情与婚姻结局显然是不幸的。另外，还有一种爱情是瞎子阿尔穆德纳对贝妮娜的爱情，一个年轻的瞎子爱上六十多岁的老奴，这在一般人的眼里看来，确实是荒诞不经的，但对于这位瞎子青年来说，却是十分真诚的。在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贝妮娜一直被阿尔穆德纳炽热地爱着。当贝妮娜把堂娜帕卡的亲戚弗拉斯基托·庞特接到家里去养病时，瞎子阿尔穆德纳直言不讳地对贝妮娜说了这样的话：“……我爱你，而你却爱别的男人……对，对……一位很漂亮的先生，善于阿谀奉承的绅士……你爱他……他在‘鼬鼠’客栈里生了病……你把他接到家里去了……你爱他……他有钱……他是一个阔少爷……”可见瞎子对贝妮娜是何等的痴情！贝妮娜对瞎子的一片情爱抱什么态度呢？她并不因为瞎子阿尔穆德纳的想法不切实际而去伤害他的感情，相反，她把他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来看待，来照料他，从而使这位女仆的

情操显得额外的高尚！

在《一颗慈善的心》这部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加尔多斯文笔朴实无华，作品内容健康、贴近生活。另外，对贝妮娜、堂娜帕卡、阿尔穆德纳等人物的塑造和刻画，形象逼真，既丰满又深刻，以至于人们读后仿佛觉得这部作品中的一个个场景像一幅幅画图仍历历在目，给人留下了长久不灭的印象。

叶茂根

1996年4月于上海

第 一 章

像某些人一样，圣塞巴斯蒂安教区也有两张面孔……更确切地说，那是指教堂……无疑，这两张面孔，与其说美丽漂亮，毋宁说滑稽可笑。这座教堂的一张面孔朝向房屋沿着卡尼萨雷斯大街一字排着的下街区；另一张面孔朝向安赫尔^①广场的繁华商业区。你们大概注意到了，这两张面孔都露出一个难看的笑容，这是最地道的马德里格调，就是说，建筑风格和道德特点绝妙地结合在了一起。南边那张面孔上，在制做粗糙的大门上方雕刻着那位^②殉教圣徒的巴洛克风格的画像，画像古旧，扭曲着，与其说那是一幅宗教作品，毋宁说是一幅舞蹈素描；北边那张面孔上，光秃秃的，没有任何饰物，从而显得简陋和粗鄙；大门上边耸立着一座钟楼，这钟楼犹如一个大汉双手叉腰，站在教堂顶端对安赫尔广场发泄不满。无论这一侧还是那一侧，这张面孔还是那张面孔，它们前面都有一片宽阔地，这是说，各有一座庭院，院子四周用布满青苔的铁栅栏围了起来，里面有几处栽种着漂亮灌木的台坛和令人赏心悦目的小片花草。你们将会发现，世界上许许多多粗俗的，或者说，某些最粗俗的东西，在这里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更散发着微微清香，都更令人迷醉和注意，都更具有“天使”特色；我们在这里使用了安达卢西亚人喜欢使用的“天

使”这个形容词。这座教堂是一幢既有前门儿又有后脸儿的建筑物；它犹如低劣画片和盲人吟歌那样，十分丑陋和平庸。那威严的钟楼，野樱颜色的九日祭小教堂，造型新颖、高低错落的屋顶，胡乱涂抹着赭红色的破落院墙，鲜花盛开的庭院，临街一侧和高高钟楼上的覆盖青苔的铁栅栏，把教堂装点得既美丽可爱又滑稽可笑。圣塞巴斯蒂安教堂座落在马德里的一个角落里，我们应该把它当做博物馆保存起来，这是因为各种古代建筑都是一种艺术。让我们把圣塞巴斯蒂安这座历史悠久的教堂当做一幅粗鄙可笑的图画欣赏一下吧，把它做为了一幅难得的粗俗画珍藏起来吧。

平日，无论是上午还是下午，那座享有正门殊荣的南门很少有教徒光顾，几乎所有有点身份的人物都从北门进入教堂，仿佛那是他们专用的入口。每天，从南北两门进入教堂的教徒到底各有多少，我们不必亲自出面统计，因为那儿有忠于职守的“统计员”，即穷苦人。同南门相比，守候北门的穷困大军人多势大，他们乞求施舍；不，不是乞求，而是犹如一队队税务官员，守在通向天国的交界处，索取过路钱，或者说，向清洗灵魂的人征收税款。

据守北门的那些人分守在小院各处以及乌埃尔特斯和塞巴斯蒂安两条大街通向这座小院的入口处。他们占据了如此重要的战略地点，凡是去教堂的人，无一能够逃脱他们布下的埋伏圈，除非你从屋顶飞身而入。在冬季的严寒日子里，冷冰冰的雨滴和刺骨的寒风逼迫那些英勇的贫困士兵纷纷离开露天哨位

① 安赫尔(Angel)在西班牙文中意为“天使”。

② 指圣塞巴斯蒂安。

(尽管仍然有个别人直挺挺地站在那里,忍受着大自然的惩罚),秩序井然地撤到地道,即通向教堂的窄小过道里,分别站成左右两排。可想而知,在各个要地都有重兵把守的情况下,没有一个基督徒会逃脱的;通过这样一道地道并不比征服令人怀念的特尔蒙皮拉斯峡道^①容易和逊色。那左右两排老练的士兵不下十八人,其中有胆大包天的老翁,有不受驯服的老妪,有令人讨厌的瞎子,还有能征善战的孩子们(请各位读者记住,我将这些形容词都用在了乞讨艺术上了);这些人从天刚刚放亮就来到那里,一直到吃午饭时才散去,这是因为那支大军也需要按时食用一点东西,以便精神饱满地投入午后的战斗。夜幕降临以后,如果教堂里不举行带布道的九日祭,没有带思考和实习的念珠祈祷或晚祷,那支大军便撤离而去,每个战士懒洋洋地迈起步子,向各自藏身之地走去。我们以后将跟随他们,到其赖以栖身的生活困难的地方走一趟的。现在,让我们首先看看他们为了艰难生存下去在怎样痛苦地进行着斗争,观察一下他们那可怕的战场;在这个战场上,我们绝不会看到血流成河,也不会看到军人的尸体,那里有的只是跳蚤和其他凶残的害兽。

三月的一天早上,朔风凛冽,天寒地冷,连说出来的话都冻在了人们的嘴巴里;细尘犹如一团团冻雪打在行人的脸上;那支大军全部躲到了教堂过道里,只有一个瞎子留在了开向圣塞巴斯蒂安大街的铁门前面,此人已经上了年纪,名字叫普利多;他该是一个铁汉子,血管里不是流淌着血液,而是酒精或水银,不然,他不会总是那样健壮有力,在如此寒冷的天气里总是红光满

① 公元前四八〇年,斯巴达国王莱昂尼达斯一世在此地带领三百士兵阻止波斯国王赫尔赫斯一世的大军的进攻。

面；在他面前，附近的花摊的鲜花也黯然失色。那位卖花女躲到小亭子里，她把花盆和千日红花束移到亭内以后，便编制起婴幼儿葬礼使用的花篮来。从镶嵌在门口上方的瓷砖可以看到，那座院子原本是“圣塞巴斯蒂安公墓”；此刻，只有几位夫人急促地穿过院子，或向教堂走去，或离开那里。她们用那只拿着祈祷书的手捂住嘴巴；偶尔也有个把神父向圣器室方向走去，身上的长袍被风刮动着，恰似一只黑色大鸟，羽毛蓬起，双翅伸展，用那只颤抖的手抓住帽檐；要知道，那帽子也想变成一只鸟，飞到钟楼上兜上一圈风的呀！

进进出出的人，谁也没有理睬可怜的普利多，因为人们对他已是屡见不鲜了，不管是严冬还是酷暑，他总是守在那里，伸着一只手，一动不动，身上披一件咖啡色破粗呢斗篷，嘴里叨念着什么，凄凉的话语刚刚说出来便冻在唇边了。那天，寒风同他那银白色胡须嬉戏着，时而刮进鼻孔，时而吹贴在脸庞上，刺骨的寒风打得他那双死人般的眼睛不住地流出眼泪来，湿润了双颊。已经九点了，普利多还没有“开张”。那一年，从显现节^①开始运气就一直不佳，但还没有哪一天比那天更糟的了，这是因为守护神节（一月二十日）那天，他还讨到十二个小额硬币，虽然还不到前一年的一半；前几年，圣烛节^②和圣普拉斯九日祭时，收获丰厚，如今只讨到五六个小额硬币；这点钱未免少得太可怜啦！“我看，”他一边想着，一边吞咽着泪水，同时把银白胡须吐出嘴来，“一向给人以安慰的圣约瑟节到来时，我们也不会时来运转

① 亦译“主显节”，此节为一月六日，系基督教纪念耶稣向世人显现的日子。

② 又称“圣母行洁净礼日”或“献主节”。此节为二月二日，系纪念圣母马利亚产后净秽携耶稣往圣殿之日，以点燃之烛庆之，故名。

……谁能忘掉阿马德奥^①登基的第一年的圣约瑟节呀！……可是，现在连天上的圣神都变了；上帝哟，一切都定了，甚至连‘欢乐的果子’，也就是像人们说的，‘真正的贫困’，也都一去不复返了。什么‘公正的政府’呀，捐助‘受苦受难’的人呀，统统是欺诈。我盼望上帝打发天使下凡，把那些欺压受苦受难的人全部杀掉，他们把我们穷人折磨得好苦呀！世界上有好心肠的人，他们乐施好善；可是，自由党人，可憎的国会，还有教团呀，会议呀，辩论呀，以及许许多多印刷品，把最虔诚的人弄得都不怎么信奉神明了……我是说，基督徒们希望世界上没有穷人，这样他们就算实现自己的大愿了。不过，在当今的这个世界里，我倒想知道知道，谁最能够把灵魂从炼狱中拯救出来……可是，善良的灵魂却在那里腐烂着，基督界把它们丢在了脑后，因为……那些饭来张口，衣来伸手，大腹便便的富翁们，还做什么祈祷呀，别给我来那一套啦，分文不值……我敢对天发誓，他们做祈祷分文不值。”

普利多正这样想着，一个矮子向他走来。那人的脸长得简直耷拉到了地上，身体肥胖，有六十岁的样子，目光温柔，胡须花白，参差不齐，穿戴邋邋；这个人把一枚大额硬币塞到普利多的手里；那钱是他从硬币筒中直接倒出来的；看来，那天他早已准备好要施舍的。给过钱之后，那人对普利多说道：

“你说老实话，没有想到今天会有人给你钱吧；这鬼天气！……”

“我确实想到了会有人给我钱的，我的堂卡洛斯老爷。”瞎子一边回答一边吻那枚硬币。“今天是‘纪念日’，就是温度计指到

^① 阿马德奥(1845—1890)，西班牙国王。

零度以下，您也不会不来的。”

“你说得对。我不会不来的。感谢上帝，我今天多穿了点衣服，天寒地冻，北风刺骨，谁不怕冷那才活见鬼呢！天这么冷，就是马约尔广场那尊石雕战马也会染上肺炎的。普利多，注意点身体。你怎么不到里面去呀？”

“我是个铁汉子，堂卡洛斯老爷，死神是不会找到我的门下的。我宁愿守在这里挨冻，也不到里边和那些没有教养，唠唠叨叨的老太婆们混在一起……我这是说，教养是头等重要的大事，没有教养，怎么会有乐善好施的人呢？……堂卡洛斯，但愿上帝赐您幸福，使您荣耀盖身……”

没等他把话说完，堂卡洛斯已经“不翼而飞”了。我之所以这样说，那是因为忽然吹来一阵狂风，将他那件大斗篷刮了起来，严严实实地盖在了脑袋上，像似一块被风吹起来的棉布或地毯飘扬跳动，最后，他撞到了门上，踉踉跄跄地走了进去，将脑袋从斗篷里扒露出来。

“这是什么天气……他妈的，鬼天气！”那位老先生高声喊着。这时，一群穷人哭叫着一窝蜂似地围了上来，向他打招呼；老太婆们伸出一只只瘦骨嶙峋的手帮助他把斗篷整理好，搭在肩上；接着，他把硬币从钱筒里一枚枚倒出来，用手搓一搓，以免两个贴在一起；之后，一分一分发给每一个人。他用鼻音很重的语调叨念着，教导大家耐心，谦恭；他一边说着一边告辞那群穷人，走进教堂。他的钱筒里还剩下几枚硬币，准备送给在教堂正门等候乞讨的人。教堂正门开向阿托恰大街。

第二章

堂卡洛斯·莫雷诺·特鲁希略用手沾一沾圣水之后，便向布兰卡圣母小教堂走去。他是一个办事井井有条的人；有生以来，事无巨细——包括道德的和物质的，重要的决断和日常琐事，以及走路和呼吸——都循规蹈矩。这里有一个小例子，足以说明那位先生固守常规的习性。事情是这样的：他已经上了年纪，住在阿托恰大街；他每天总是从北门，即圣塞巴斯蒂安大街的铁栅栏门走进教堂院内；他这样做并没有别的缘由，只是因为他在安赫尔广场经营那月有名商店的三十七年时间里，一直把教堂北门当做入口。那出口呢，当然在阿托恰大街了。尽管他从那儿走出来，必须绕道才能去探望他住在克鲁斯大街的女儿。

堂卡洛斯怀着虔诚的心情先后来到多洛雷斯祭坛和圣莱斯梅斯神像前，祈祷了良久之后才离去；他还按顺序——从不打乱这顺序——缓步走过每一间小教堂，欣赏一幅幅宗教组画，无一遗漏；他还望了两次短弥撒，他每次来教堂总是望两次，一次不多，一次不少；接着，再到每一座祭坛前看一遍，最后走进虔诚基督小教堂。此外，还要在圣器室里呆上一会儿，和副主教或教堂司事聊上片刻。什么天气呀，什么“一切都不尽人意”呀，洛苏亚河水为什么浑浊呀，等等，都是他们的话题；他最后从通向阿托恰大街的出口走出教堂；在那里，把剩下的几枚硬币分送给守在门口的穷人。他每次都计算得十分精确，很少情况下为南北两侧的穷人带少了硬币；如果万一少带个把硬币，乞讨者也不必担

心，他第二天肯定会补上的；如果多了，堂卡洛斯便到奥利瓦尔大街的祈祷室去，把那枚硬币送给别的不幸的人。

好了，各位读者先生，我刚才已经交待过，堂卡洛斯从我们将称之为圣塞巴斯蒂安公墓的大门入口处走进教堂以后，那些刚刚从他手中得到施舍的年老眼瞎的男男女女便议论开了；不然，在等候别人进出再去行乞的那段时间里，不安慰一下饿肚，打发令人难熬的时光，从而互相提供点话题——风趣的或无聊的——，那些不幸的人还能做些什么呢？在这一点上，他们和富人没有什么两样；也许还胜过后者，这是因为他们谈起话来，绝不考虑内容是不是合适；如果过分拘谨的话，在用语言表达思想时，就会产生礼仪、语法方面的巨大障碍，使谈话不可避免地失去趣味性。

“我不是早就跟你们说过，堂卡洛斯今天不会不来吗？这你们都已看到了。现在，你们说说看，我说错了，还是说对了？”

“我也是这么说的……想想看……今天是二十四号，是‘周月^①纪念日’；也就是说，他妻子过世整整一个月了；今天就是天下刀子，堂卡洛斯也不会不来的。我不是恶语伤人，马德里没有比他更虔诚的基督徒了。”

“今天天气这么冷，我可是一直担心他不来的呀；我心想，天气这么坏，那位善良的先生会取消这个礼仪的。”

“克雷森西娅，如果明天天气还这么冷的话，那你就想对了；可是，你知道得一清二楚，堂卡洛斯是个办事认真，说一不二的人。”

“如果明天天气还这么冷，那他就不会来了；可是，那么一

① 原文如此。应是周年纪念日，请参见第十章。